

唐诗人、朱霄、陈李涵、徐文怡、谢乔羽、杨梓珊、赵婷7人正在讨论中

# 王威廉《野未来》：以诗性语言凝思科技现实

**唐诗人**：因着《三体》的强大影响，中国文学界出现了科幻小说创作热。在这一创作潮流中，广东青年作家王威廉的《野未来》系列作品值得关注。2018年之前，王威廉的创作注重的是如何写出深度现实，创作的《倒立生活》《生活课》等作品，以写实、荒诞两种风格探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2018年开始，王威廉写下《野未来》等一系列带有科幻味道的小小说，于不久前结束出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小小说集，一是了解王威廉的创作变化，二是由《野未来》出发，把握当前文学界的一种创作动向。我们关注文学界的新作，要有历史感、现实感，也要有未来感。我相信《野未来》会给大家带来“未来感”。

**朱霄**：王威廉《野未来》系列小说着眼于科技发展及城市未来，将人工智能、赛博技术、影像技术等科技新事物融入文学叙事中，让小说具有浓郁的科幻意蕴和神秘气质。依托城市科技发展的现实语境，《野未来》系列小说与我们传统认知中的科幻小说以及城市文学都不同，尤其是小说写出了城市迷迭与科幻未来之间隐蔽的冲突，呈现出了全新的思想特质。“未来”往往是城市话题。王威廉以城市街巷生活为起点，重构了科幻写作的宇宙观。这宇宙观不再局限于对宇宙和时空奥秘的探索，更融入了现代城市生活遭遇未来科技后所能导致的日常生活变异。这些不同的故事营造出的科技环境，与其背后庞大的现实幽灵之间形成了极具张力的结构，传递出了“自现实中观宇宙，从停滞里识变化”的观点。融合科幻叙事与城市文学，《野未来》系列小说将“离开城市”“寻求未来”这类精神内容嵌入科幻结构，给予“未来”更贴身的可能与想象。发达的智能技术时代，人类精神不断变异，潜藏其中的野蛮和自由该如何表达？这是《野未来》最令人着迷的所在。

**陈李涵**：《野未来》系列小说虽被归入科幻写作，但它没有传统科幻作品中常见的宏大叙事，而是从生活中细微琐碎的部分出发，抑或是小人物的视角切入，探讨现代科技如何撼动人类的精神世界的问题。现实与科幻两大元素，在小说中构成一种割裂的美感。小说在书写科幻元素与现实世界时，可谓极尽各自的虚与实的特点。一方面，小说中对现实的书写不加粉饰，力求还原最真实的生活场景，如书中描绘了广州幽深杂乱的城中村、白色垃圾泛滥的深圳海滩，也有被掩盖在广告牌背后的居民楼，种种真实的细节纤毫毕现，以至于文本中呈现出的现实的面貌近乎残酷。另一方面，书中对于

未来科技的发展有着许多围绕日常生活而来的想象，譬如《幽蓝》中飞机上意识觉醒的人工智能劫持人类、《分离》中人类的情感记忆被剥离，或是《野未来》一篇中保安赵栋找到了穿越到未来的途径等等。现实的沉重与科幻元素的缥缈并存，真实与虚幻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产生了富有张力的美感。同时，这也是一种叙事策略的体现。通过对现实生活的书写，小说中有关科技方面的抽象理念才得以成为具体、未来才得以成为我们所能看到的现实。

悖论性还体现在科技发展与人类精神停滞之间。《野未来》每篇小说基本都描绘了未来的世界，在未来中，科技在进步，人们的生活发生巨大改变，但人类的需求却仍具有传统性，人们还是不可避免地怀念逝去的亲人、分离的伴侣，或是生活过的城市。小说中的人物利用科技创造出一个个只属于过去的水底世界、创造出逝去亲人的虚拟影像、试图保留逝去亲人的情感、剥离昔日恋人的记忆与情感为己所用、在冰冷的机器身上设置出与恋人相似的参数等，这些尝试，与其说人类是在向往未来，或是在挽留过去，倒不如说这是对于当下的逃避。但科技并不能真正填补人的情感和精神空缺，科技为人类提供逃避现实的途径越来越丰富，人类或许将长期处于科技营造的舒适地带中，不再直面苦难，不再试图克服心魔，却极有可能在科技的驯化下成为精神上的巨婴。

即便本书中展示的各种先进技术奇幻而神秘，其中探讨的却是极具普遍性的人性问题。这也让《野未来》这本小说集在呈现当下、幻想未来的同时，焕发出了具有永恒意义的文学价值。科技在充分地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人的欲望，照亮了人们原本隐秘的劣根性。然而科技本无对错之分，人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同步甚至超前地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平，否则科技之刀终会指向人类自身，我想这就是《野未来》这本小说集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徐文怡**：《野未来》整本书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恐惧，这种恐惧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被重新唤醒的，它本来就存在，只是在平时被忽略和被压抑了。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询问自己对于未来的看法，向内深挖，结果是触碰到恐惧的内核，然后就开始逼问自己为什么会感到恐惧。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点一点找出感到恐惧的理由：未来信息泛滥，如何辨别真

实与虚假？人类与环境自然的平衡是否会被打破，人与环境的关系又会变成如何？人类最终是否会亲手毁灭家园？虚拟与现实的界限是否会被混淆？我们以后感知和存在的世界是否真实？未来我们人类自身是真实的吗？我们该如何存在和生活？外星文明在以后是否会存在？机器人或者说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人类？机器统治世界的想象是否成为现实？所有的一切都令人恐慌。古代皇帝有了权力为了永生的渴望而造成了恶果，未来我们拥有了技术这个利剑，同样怀揣着对永生的渴求，我们会如何？科技信仰，克隆体的存在，意识芯片的产生，电子化的人，我们所有的认知和现有的一切规则都将在未来被打破，人之为人概念和意义该如何体现和保留？这一切的答案我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恐惧的原因，而且也是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的考虑，当答案是未知，我们就会感到失控，这种不确定性让我们恐惧。恐惧情绪使得我们警醒，看起来绝望唤醒了新的希望，但我想继续追问：警醒之后，我们又该往何处去？

**谢乔羽**：技术发达时代，未来正在成为现实并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城市人的日常生活。王威廉《野未来》融合了科幻文学与纯文学，想象未来技术将会给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异变。如被自动驾驶淘汰的出租车司机、向往未来世界的机场保安等等，随处可见的职业和庸常的生存问题，将科幻文学从太空拉到了地表。《野未来》还塑造了一系列孤独的普通人，他们在科技领域寻到泄口，却在技术中迷失，迷失在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执着中。如《分离》中前男友取走女孩的爱情记忆，他需要的是过去青春、美好的记忆而已。把科幻拉到地表，写普通人的未来，这是《野未来》与很多科幻小说不同的地方。多数科幻小说习惯写一些离我们很遥远的传奇故事，但《野未来》的故事跟我们当下的现实紧密相关。因为这种相关性，《野未来》带来的阅读感受就显得压抑。王威廉这些故事不断地告诉我们：人类借着科技的发展越走越远，正在一步步地取消自己的独特性，走进绝望的未来。但写绝望并不是宣扬悲观情绪，反而是反抗绝望。作家用文学的想象力“望向未来”，看到了未来的可能性深渊，这深渊对于当下的人类而言却是光明。人类要有一个光明未来，必然会在发展科技的同时，也致力于规避科技带来的风险。所以读《野未来》，是遨游在一个科技化的未来，有困惑和恐惧，底色却是

无限的憧憬。

**杨梓珊**：与大家关注小说的思想主题不同，我阅读《野未来》时，特别注重作者使用第一人称和使用第三人称所带来的风格差异。比如使用第三人称时，小说相对显得跳跃性强，故事也更为复杂，容纳了更丰富的哲理，情感内涵也更为幽微；第一人称的几篇则更具体、生动，故事更跌宕，相对易读。使用第三人称的小说质地更冷、硬，用文中常出现的词来形容，那就是“幽蓝”的，给我如同“科技”一般的感觉；使用第一人称的文章质地则相对柔和，内含一种生长的秩序，用文中的另一个词来形容，给我的感觉是“野”的，是自然的、诗性的。小说集《野未来》中，两种人称的交替使用，揉和了科幻感与现实感，给文章带来幽深的内蕴与情感，丰富了我们的阅读感受。

**赵婷**：理解《野未来》中的科幻元素与人文情怀，“视”是一个独特的观察点。在《不见你目光》与《退化日》中，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时窥视、监视着人们的生活；在《幽蓝》中，“无法直视”作为一种人生的基本状态，几乎贯穿了主人公的一生；《城市海蜃》中的“他”通过摄影审视着万物……小说中的“视”并非单纯的“看”意义上的肢体动作，王威廉将其处理为时代问题的症候，赋予了它更为深远的隐喻意义。“视”的背后，隐藏着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这也是王威廉此系列小说主要探讨的问题之一。王威廉笔下的“视”极具科技气息，它不是眼睛的直接观察，而是通过相机、监视器、广告媒介等影像化途展开的“视”。“视”的方式随着科技的进步日益依赖影像化，人类的感知力日渐弱化，越来越离不开科技的帮助。“像”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吞噬了“视”，支配着我们的感官。“拟像”已统治了一切，人们借助影像才能看到世界。技术-影像帮助我们看世界，但它们却遮蔽了一个更本质的世界。《野未来》中的新“视”界是科技主宰人类的世界。“视”与影像只是表象，背后是作家对当前科技规训人、异化人、蒙蔽人的深层次思考。比起传统的科幻文学，我更愿意将《野未来》称为“科技文学”。在这里，没有过于生硬的物理学知识，也鲜有架空时代的宇宙探索，有的是日益渗透我们精神和生活的科技现实。王威廉对当前现实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对科技发展的思考值得我们重视。他以现实为焦点，以未来为视界，呈现技术时代人类日益拟象化的生活异变，建构起一系列充盈着现实感的科技文学空间。

三三、张琳琳、黄李文蕙、马月、杨伊雯、刘德阳、汪志敏、吕佳泽、路悦颖9人正在讨论中

# 生命之外唯余荒野——与三三谈《俄罗斯套娃》

《离魂记》之后睽违八年，三三撷取十二个月的故事再度归来。她在虚构与真实中穿梭，用哲思与诗意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俄罗斯套娃，以其一再重复的本质渲染出生命的无尽孤独。

## 生命的私语

**张琳琳**：虽然书中有各种故事，有各种人物，也有悬疑、奇幻、荒诞、感伤各种色彩以及写作形式的探索，但我注意到这些叙述底层缓缓流淌着女性的生命体验，几乎每篇作品都有女性话语，女性的角度也许不是刻意选择的，但是自然而恰当的。

我也发现你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与信心。《惟余荒野》中阴鸷的早娘所带来的鬼魅与恶的感受在虚无的作者那里可能是弥漫且无解的，甚至可以大书特书而形成一种风格。但我看到了你的颠覆，你注入了一种缓慢的温热情感。邵先生的死其实是很悲伤的，但你的写法非常诗意，而将悲伤引向很光明的出路。情感转向的背后是有坚实的东西在支撑，这个东西不是虚假的，很自然真实地存在于生命纹路上。

《凤凰于飞》让我想起记忆里的人与事。你提到包外婆的大前门香烟和一些生活不那么如意的人对仪式的看重，以及燕燕的落荒而逃，这种生活经验与人性观照让人感动。

**黄李文蕙**：很多故事都写到亲子关系，尤其母女关系，且多是一种近乎“破碎”的母女关系，您在创作时有刻意关注过这类关系吗？

**三三**：《俄罗斯套娃》中的小说，写于我更不成熟的年龄，因而真实世界在小说里的投影会更重一些。实际上，家庭关系确实是我生活中不擅处理的一些。我与母亲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更接近于“攻击-内疚”的动态平衡模式。然而，小说的“凝视”多少也将更多戏剧性加入这一段关系，使之极端化，以后会更注意。

## 人性的凝视

**马月**：生存唯一的公平在于所有人最后都会沾染精神疾病。《补天》中的一藏是个相信奇迹的人，在现实中便成了一个骗子，没人会感激悲壮的先觉者。他是那个洞穴之囚里拼尽全力要走出去，即使最后会被打死的人。补天的信念对于他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维持生命的办法。只要不灭，他总会从完全属于他的寂寞圣地里生还。

一藏的孤独和“我”的沉默，其实都是一种必然的寂寞。但一个是接受了当下的孤独，一个是接受了命运的训诫，心中有反叛，无法将生命所求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时，便索性沉默，消灭某种存在。天是否残缺，能否补好，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相信本身。相信，则自有路走。《补天》颇有庄子《山水》的悲壮

美：“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

**杨伊雯**：您塑造了许多年少失去怙恃的人物，也谈单亲家庭在经济和精神上都是贫瘠的。父或母的缺位造成孩童的精神创伤和心灵“贫瘠”。即使成人，他们依旧恐惧失去。也有些人被恐惧鞭策着追求力所能及的最佳生活，如《凤凰于飞》中的燕燕；有些人偏激异端甚至陷入癫狂、以自虐为乐，如《昨日花园》中的何晓阳。

或向外争取，或内耗自身，这些恐惧失去的人始终患得患失。彷徨失落的情绪如同黑洞吞噬着他们思考的能力、挣扎的努力甚至是愤世嫉俗的姿态。就像被层层剥离的俄罗斯套娃，他们的核心已经无限真空。而黑洞无法被填满，让黑洞消失只能漂白——遗忘与妥协。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服膺于隐秘的社会秩序时，却仍屡屡暴露自己的精神之殇，就如《白塔》里“我”的自陈：“我不能去改变我的过去，我永远地失去了拾回尊严的机会。”

《昨日花园》中男女主人公的畸形共生关系和结尾中的黑夜意象都令人联想《白夜行》，是否在一些角度借鉴了《白夜行》？

**三三**：其实创作时，我并没意识到小说人物的缺陷，更没刻意将缺陷与某些特定原因关联。退一步而言，缺陷也未必由家庭原因所致，与其成长中的际遇、整体环境的改变也有关。

《凤凰于飞》这个故事大概率是融合了现实生活经历，人物也有原型。这个故事的主线发生在我一个朋友身上，她的奶奶有抑郁症，想和她爷爷同归于尽；但杀死爷爷之后，奶奶自杀未遂。我当时很受触动，不是当作一种奇情，而是它居然可以那么平淡地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就想写这篇小说，但所取的信息，也包括了后来她结婚的消息。对于贫穷又老派的人而言，婚姻都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庆典，这一瞬间对燕燕而言的意义很打动我。如何让这些人物的承载凶杀的关系，则是另需思考的问题。

《昨日花园》是比较早的作品，大概写于2016年。小说的基调是经过翻译的《降临》中的一段旋律的情绪。这篇写得非常快，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写完了。《昨日花园》的写作主要是一种玩的性质，没有借鉴《白夜行》。我目前还没读过《白夜行》，结束以后我会去看一下。当然，《昨日花园》的容量也肯定是无法和《白夜行》相提并论的。

**刘德阳**：《恶有恶报》写到人性的鬼魅和狡猾，让您呈现这些人性的契机是什么？

**三三**：《恶有恶报》和《补天》是我唯二定义为“城市异境”的题材，原本想另写一本书，因为懒惰

没写成，就挪到这本小说集中。这两篇都有一些高于生活的东西，相对浪漫，在写实与神话之间。

《恶有恶报》其实是写纯粹的恶。这并非完全是人性的范畴，人性只是自私，和纯粹的恶是有距离的。而把这种恶写出来，也是一种辨析的尝试，但现在回想，可能不该用这种过于戏谑的方式。关于《恶有恶报》中的书信，有段时间，我和朋友一起做公众号，轮流每天更新，我排到每周四。当时类似专栏，写过许多给M的信，虽说形式是信件，但其实更像独自喃喃自语。

## 为写作“解套”

**汪志敏**：您觉得才华和技艺是什么样的关系？您现在在人大读创造性写作，这给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变化？

**三三**：这恰好是我跟周围朋友探讨过的问题。我们都倾向于认为，在进入写作初期，才华的确起很大作用，但其比重会在后期写作中逐渐减弱，一个坚韧而努力的人，完全有可能超过一个在少年时代就显露某种才华的人。在人大学习，有很多与朋友交流的机会，对写作而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契机是一回事，归根结底还得靠自己努力领悟。

**马月**：如何看待输入与输出失衡产生的问题？是否有较好的建议能让输入自觉转化为输出，以避免输入较之输出的流速过快？

**三三**：就我自己而言，肯定是输入大于输出，这有利有弊。好处在于，更注重输入会使我自我在于外界信息流的交汇中变得更坚实，输入能为输出提供稳定基础。不利之处在于，如果输出凝滞，也会落入一种空虚，或者焦虑。

**吕佳泽**：小说中的许多人物的生命轨迹都超出您现实的年龄，您是如何构造这些超越您生命履历的人物？我平时也会尝试小说创作，但总感觉自己的作品十分平庸，只是讲述一些表面故事，难以触及社会矛盾和人的灵魂。您在创作时如何挖掘作品的深度？

**三三**：第一个问题，还是和想象有关。我记得以前自己对“想象力”有误解，以为它所指的是一种幻想能力，但现在我认为，除虚构/幻想以外，它还是一种对小说真实的揣摩的能力。当你需要建立一个自身没有参与过的情境时，想象力是不可缺少的。第二个问题，其实不用着急，我觉得最好的状态还是，写作是为了自娱，不用非考虑它在外界激起的效应。如果总是考虑深度，写作会变得很难坚持下去。

**黄李文蕙**：《俄罗斯套娃》中有一篇《补天》，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中也有同名作品。您之前的小说集《离魂记》也以故事新编的形式写“旧故事”，请问您觉得在已有故事的基础上进行故事新编和创作一篇全新的作品有什么区别吗？

**三三**：“故事新编”关键看是否有新的视角去看待故事，需要挖掘故事独特的价值。当时写《补天》，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当你被告知天在三百年后会塌陷，你会不会选择去补天？如果不去，那么你会付出你的一生，但没有人知道你的努力；如果不去，你也可以平安地过一辈子，因为在你去世之前，天都不会塌陷。面对这个问题时，人又会如何选择。

**刘德阳**：私以为《补天》是主题先行的，其中是否包含您关于生命由出生到衰老过程中对某些事物从相信到不相信再到相信的思考？

**三三**：《补天》最原始的写作契机是：我去网上搜一些当代小说，很难搜，一般只能找到一个开头，除非有人特意逐字打一遍在网上才能找到。结果我发现，很多小说都是在一个私人博客里找到的。那个博主头像是一个僧人，很神秘，除了小说没有别的信息——我觉得很有意思。关于“相信”，我觉得信仰应当是个动态的过程，每一刻都是多变的、面临着自我质疑的拷问的，单纯的相信本就是一种简化。《补天》所构建的，是一种“信仰”的尝试吧。

**路悦颖**：与《离魂记》相比，《俄罗斯套娃》少之粗略，多之细腻。初读时便感觉到作者谋篇布局 and 用词时的反复斟酌。各种感官印象被修辞巧妙捕捉，呈现出具象之外的抽象感觉，乍看新奇，细品则体验到审美愉悦。故事取材于生活中的吉光片羽，多为日常中的无奈困境。虽然少了普遍性经验，但不乏作者独特的个人经历和思维意识。许多出其不意的情节使故事区隔于现实，但作者的表述并不着力于情节的真实与否，而在人的意识活动。主人公多为年轻女性，外貌模糊，内心世界却清晰可见。她们未被赋予逆天改命的强大能动性，但始终能敏锐察觉、独立审视身边的人事，呈现痛苦和欢笑、残忍与柔软、偏激与理性，在意识流中兼具荒诞感和黑色幽默。新奇的言词模式和特定意象也为荒寒寂寥的叙事底色增添了趣味和温度，并与缤纷的比喻、当代人的意识一起构建了一个哀伤但不乏想象、淡然却具怀疑精神的小说世界。

您创作时是如何构思小说结构的，已有的理论对您是否束缚还是帮助？

**三三**：我近两年才意识到，结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元素，是应当与小说的题材结合来看的。确定了想写的小说，结构自然会随之纵生出来。比如小说《俄罗斯套娃》中，是把历史上研究黎曼函数的科学家的经历将小说层面的叙事切分。这些科学家多是以发疯、自杀结尾，最后一段讲的是黎曼本人，他也很神秘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用科学家把故事串起来，其实也是一种暗示，等故事揭晓时，读者可以重新看待这些科学家的经历。

理论对写作者究竟是束缚还是帮助，可能两者都有，好的作者应该努力将其化作帮助。



对流层读书会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发起，通常以一部作品为楔子，围绕某一主题由此放开说去，不限于单一的作品本身。一般讨论成果会整理发表于公众号“送你一朵花戴”，公众号后续会开放评论区留言功能。对流层是大气层的最底层，其中生成的每一阵风、每一滴雨都与大地上的人们息息相关，一如文学。

